

悉尼学员征签 吁立法制止活摘器官

(明慧记者蕴韵澳洲悉尼采访报导)为呼吁澳洲纽省立法制止活摘人体器官,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悉尼部份法轮功学员冒雨在市政厅大楼前举办征签活动。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澳洲纽省议会讨论中共强行摘取器官问题,并就澳洲纽省不培训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同时制止澳洲人去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的潜在责任,进行讨论。纽省绿党议员帕克(Jamie Parker)提出了这一议题。并呼吁纽省立法禁止强制摘取和销售人体器官。

在此之前,要求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到海外进行非法器官贸易、支持纽省立法的拥有上万份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到纽省议会。



法轮功学员欧女士表示,尽管今天下雨,但无论如何都得赶过来,因为这对每个人的生命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你不站出来制止,不知道哪一天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都应该把它当作份内的事情去做。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很多人走过来签名声援。

法轮功学员韩阿姨每天都坐在火车上征签,她说:“我每天都乘火

车从南坐到北,再从北坐到南,拿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资料给乘客们看,他们看完后都签名支持纽省立法禁止强制摘取和销售人体器官。”

穿着高雅的琳达·凯蒂(Linda Curtis)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西人妇女,她签完名后马上给她的朋友挂电话。告诉他真相,并问她的朋友签不签,然后向学员要回征签表,帮她的朋友把名字签上。

来自尼泊尔的一家人走过来掏出钱要送给法轮功学员,但学员们对他说我们不要钱,我们主要是制止迫害,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制止中共杀人,这一家人都签了名。

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国女孩在学员帮她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之后,她拥抱了这位学员,表示感谢。◇

被渴死的骆驼与危险的偏见

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骆驼母子在炎热的沙漠中行走,它们十分干渴,就决定去找水。小骆驼正准备朝一个方向去找,但是骆驼妈妈那一侧眼睛瞎了,就认为那边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于是它告诉小骆驼:“不要去那个方向白费力气了,那边什么都没有。”小骆驼听了妈妈的话后,就朝另一个方向去找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水,最后两个骆驼都被渴死了。其实小骆驼最开始准备去的方向有水,而且离它们不远。故事的最后告诉读者:没有经验的小骆驼找不到水,是因为无知;经验丰富的老骆驼找不到水,则是因为偏见。有时偏见比无知更危险、更可怕。

这个故事使我想到了今天中国那些被中共谎言蒙蔽而仇恨法轮功的人们,这些人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没有读过法轮功创始人的任何一部著作,很多人也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可以说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但是你一跟他提起法轮功,他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央视“焦点访谈”中那

血淋淋、疯癫癫的画面。其实他对法轮功的印象全是来自于中共舆论喉舌铺天盖地的欺骗宣传,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我有一位中学高级教师的朋友在了解了天安门自焚的许多细节后,确信这是邪党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但是不久又冒出个所谓的“京城血案”(傅怡彬杀亲案),这位朋友看了央视“焦点访谈”后对我说:“我觉得傅怡彬说的话挺像你们法轮功的。”我问:“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回答是没有。我再接问道:“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话像法轮功呢?”朋友听后也笑了,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告诉他:“现在国内电视台上关于法轮功的宣传全是造谣,可为什么你有时明白,有时糊涂呢?根本原因在于你对法轮功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缺乏明确的认识。打个比方说,你看过魔术表演,魔术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哪怕你亲眼所见,你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你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魔术都是假的,

你只不过是看不出它的破绽罢了。如果你认真读读法轮功的书或是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了解,你就会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功法,他能健康人的身体、提升人的道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无论电视上如何给法轮功编造谣言与谎言,尽管你不一定能把其中的破绽都一一分析出来,但你会知道那肯定不是法轮功学员干的。”

众所周知,在1999年7月迫害之初,中共就全力收缴、焚毁法轮功书籍,非法拘捕、劳教敢于讲真话的法轮功学员,就是为了让民众失去直接了解法轮功的机会,从而造成民众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无知;与此同时,它操控舆论进行谎言宣传,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造成民众对法轮功的极端偏见,甚至排斥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

两个骆驼因为没有水,渴死在沙漠里。而一个民族如果行进在“假、恶、斗”烈焰炙烤下的精神荒漠中,没有了“真、善、忍”普世价值的雨露的滋润,那这个民族的未来不是很危险吗?◇

内蒙古莫旗欧阳占东历年遭迫害事实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法轮功学员欧阳占东和妻子杨文华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多次遭中共邪党迫害,被非法劳教。主要经历如下: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内蒙古莫旗“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头子张世斌指令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尼尔基镇第一派出所恶警到欧阳占东家非法抓人,当时欧阳占东不在家,后无奈出走外地,张世斌就非法下令网上通缉。

二零零三年一月,欧阳占东去大杨树母亲家看母亲,晚上大杨树派出所的刘长孝到欧阳占东的哥哥家把欧阳占东带到大杨树中央街派出所,由莫旗红颜镇公安分局的两名恶警开车将欧阳占东绑架到莫旗尼尔基第一派出所。第一派出所的赵振发和另一名恶警提审后编造材料,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欧阳占东非法关押在莫旗看守所。妻子杨文华也被劫持到看守所,家里只剩下十二岁的孩子。杨文华在看守所生命垂危,于年后保外回家。

二零零三年十月,欧阳占东的妻子杨文华在家,被六一零头子张世斌等人用万能钥匙把门打开后绑架,劫持到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劳教三年,因检查身体不合格退回。从此杨文华失去了工作。当时欧阳占东在大杨树,几乎在同时,大杨树的恶警把欧阳占东的亲戚家都找遍了。欧阳占东被迫再次离家出走,再次被网上通缉,有家不能回。

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欧阳占东和同修去山海关长寿山和角山做真相资料、写大法标语,被山海关公安分局的付勇及其他恶警绑架。五月十八日欧阳占东被黑龙江省讷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付立斌等三人带回讷河看守所非法关押,被捏造参与插播罪名劳教三年,送齐齐哈尔劳教所迫害。二零零六年年后,欧阳占东等十二名法轮功学员被转到绥化劳教所迫害。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旗六一零头子张世斌派尼尔基镇政府一工作人员到绥化劳教所接欧阳占东回莫旗,并非法讯问。莫旗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邪党机构的

人员都参加了(六一零的张世斌、苗一久、尼尔基第二派出所的赵忠明、尼尔基镇综治办及社区的人等)。张世斌看欧阳占东没有转化,就刁难他。他们想继续迫害欧阳占东没有得逞,只好让欧阳占东回家,每天派人跟踪监视。

欧阳占东经过邪党这么多年的迫害,妻子失去了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莫旗六一零及邪党机关不但不给解决生活问题,第二派出所的赵忠民每天还到欧阳占东家监视会面一次,严重的干扰了欧阳占东家的正常生活。无奈欧阳占东只好外出打工。

莫旗“六一零”头子张世斌几年来在自家的小楼内办洗脑班,把本旗和其它旗的法轮功学员都绑架到那里,夫妻两双双参与迫害,捞取高额房租和政治资本。

多年来欧阳占东不断地遭受迫害,不是流离失所就是被非法关押,长期没有经济收入,家庭生活十分艰苦,想看望父母都要受限制,天理何在?◇

“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伪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

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



■ 央视录像中,记者便服采访“严重烧伤的”女孩刘思影,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切口在声带下方,本不能说话,采访中竟然能唱歌。

是早就知道了此“突发”事件,他们有备而来,拍摄了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